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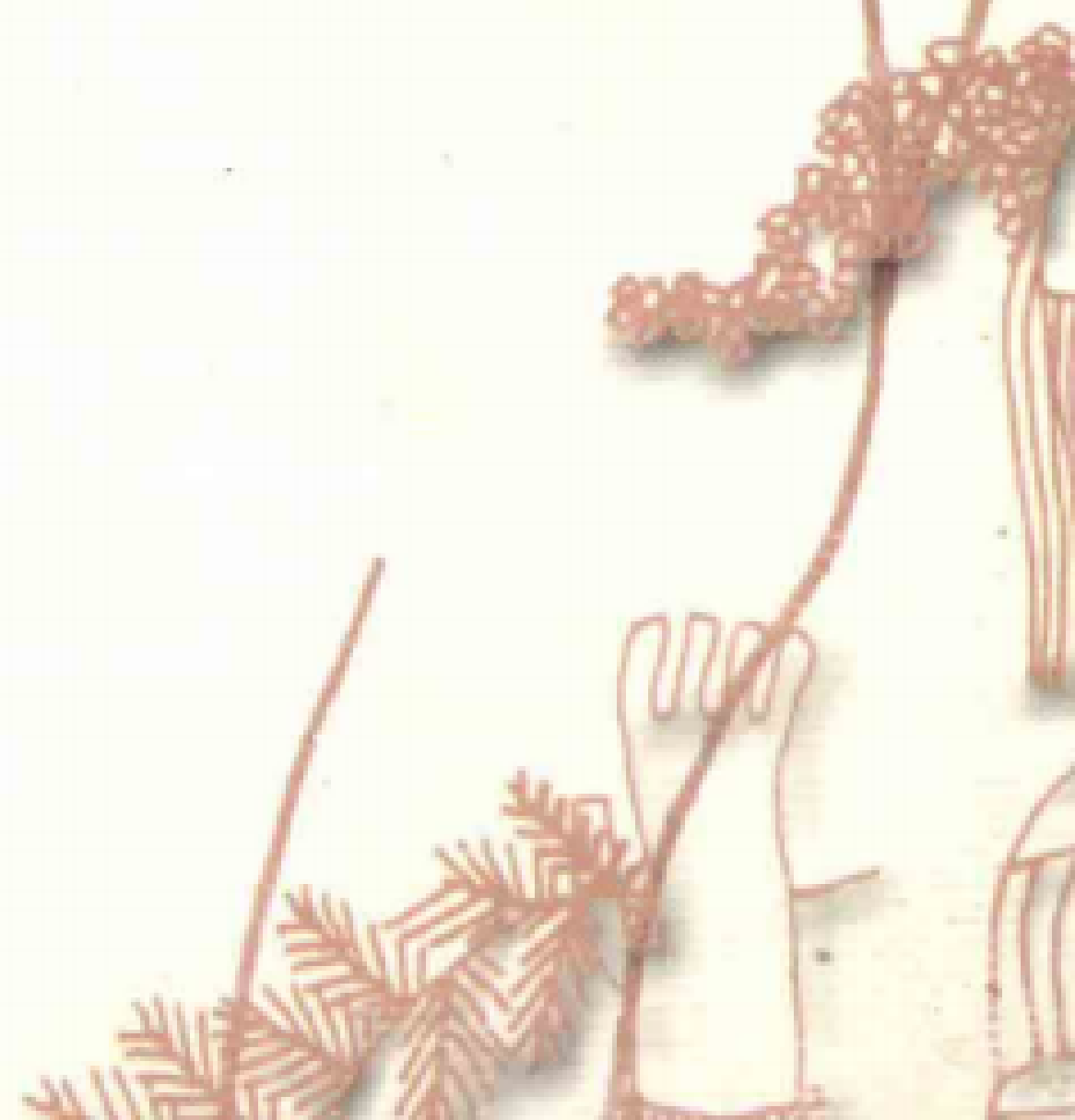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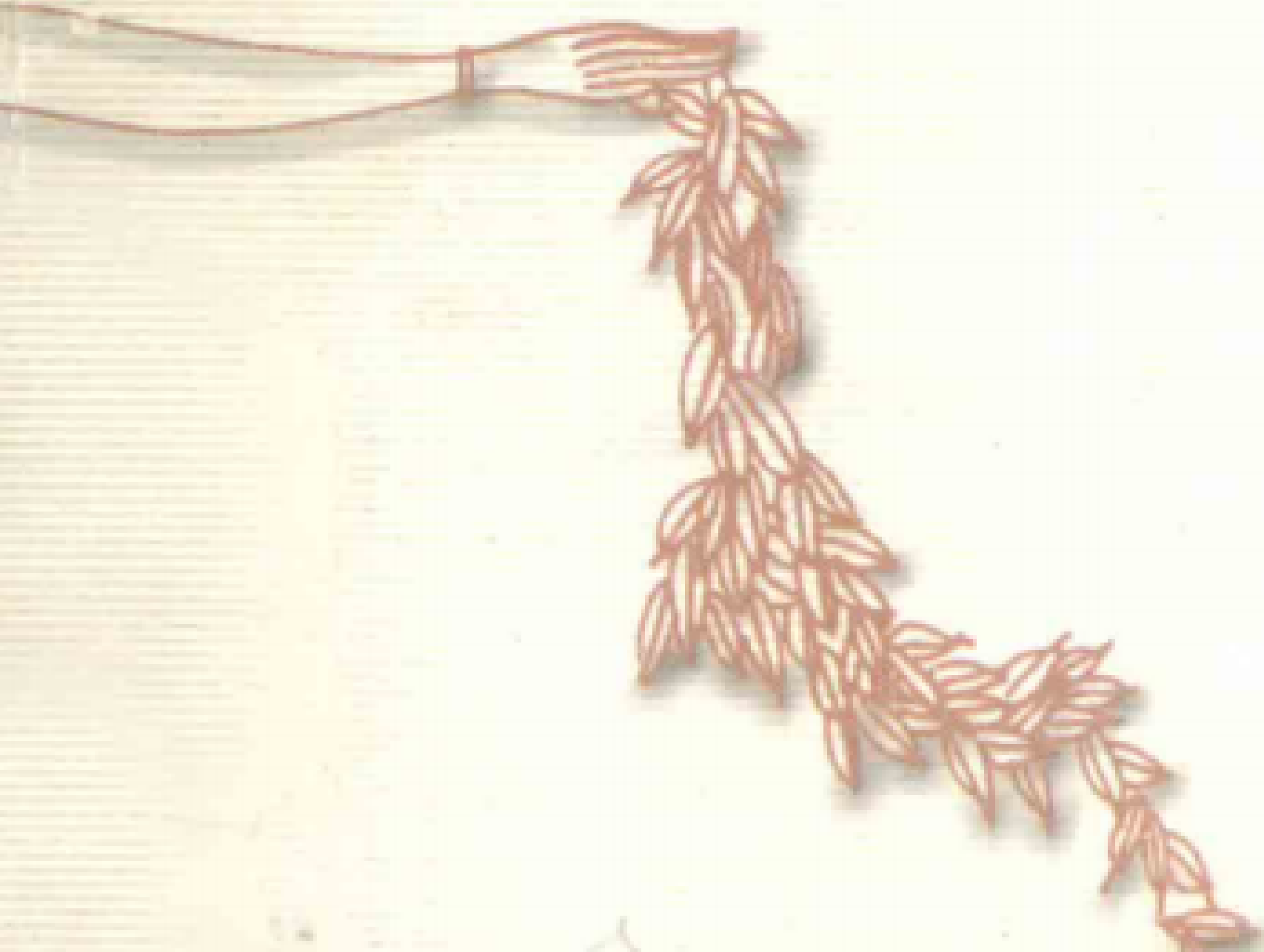
AIQING HUAIER

敦煌文艺出版社

爱情

朱仲禄

花儿



爱情花儿

朱仲禄

敦煌文艺出版社

ISBN7-80587-613-4/I·523 定价: 21.00 元

爱情

朱仲禄

敦煌文艺出版社

花儿



序

这本《爱情花儿》，是由朱仲禄（1922— ）老人提供，经在读博士研究生张君仁适当整理后，在敦煌文艺出版社的全力支持下出版的。

不了解这本唱词选集来历的读者，很自然地会把它视为一本普通的歌集。而对我们这些稍稍知道“内情”的人来说，它所包含的意义和分量，却是普通民歌唱词集所不能相比的。

1983年7月，我和同事首次到甘肃、青海对花儿的音乐、花儿会、花儿唱家作实地采访。此前，我认真读过张亚雄先生于民国29年出版的《花儿集》，朱仲禄于1954年在关鹤岩等人协助下整理出版的《花儿选》以及部分民间文学家撰写的花儿文论，还听了朱仲禄于50年代录制的几张唱片，想以此来加深自己对花儿的认识。但我从来都没有进入花儿歌唱现场，更没有直接听过歌手们的咏唱。而这一次，从7月12日到24日，十余天内，我们一连“赶”了四次不同规模、不同风貌的花儿会。记得是7月15日，甘肃“莲花山花儿会”的最后一天，联欢会上歌声四起，不经意间，突然有一位老人和另外两男（马应贤、马吉祥）一女（马有花），像一个赛歌“兵团”那样，唱起了与《莲花山令》完全不同的《河州三令》、《水红花令》等，大有与当地歌手设台摆阵之势。听了他们的歌唱，我们都为之一震。再一打听，才知道是“花儿王”朱仲禄和他的搭档、学生们。此后，我就随着这





个“兵团”一路走下去，参加了青海互助“丹麻寺花儿会”、乐都“曲晏寺花儿会”等，最后回到西宁城。让我永远难忘的是，朱仲禄老人在每个花儿会上与歌手们你来我去应对时的那种精彩场景。尽管已经年逾花甲，尽管听觉、嗓音在连续十几年的劫难中备受摧残，但他的即兴创作能力，他的机敏、智慧，却丝毫也没有减退。特别是他在歌场上把握全局的能力，无论是几十人的小“歌摊”，还是有四五千之众的大擂台，他都能应付自如，使歌唱高潮迭起，表现出一种让人倾倒的“王”者风范。

回到西宁，我们才有暇坐下来，对朱老作了一次较深入的专访。那一次，他讲了一下午。有关他个人六十年的生活经历，他五十年的歌唱生涯，他在新、旧两种社会制度中的遭遇、感受，他对于花儿音乐的生命依托，他的所爱所憎，都毫无保留地讲给我们了。让我一下子就走入他的生活世界和音乐世界。我的感觉是：“花儿王”，不过是拥戴他的听众给他的一份赞誉。对我们来说，这位一谈起花儿就被“点击”出无限激情和慨叹的人，其实是一位普通的歌手，一位活生生的高原人。他和我们的最大不同处，就是自十来岁开始唱花儿之后，他的生命就被这种民间艺术燃烧起来了。自此以后，作为这种艺术的承载者和传人，他与千千万万花儿歌手一起，创造、传延，九死不悔，其热情之火，一直燃烧至今。

就在那次采访时，他说自己在“文革”前，在原《花儿选》所收700余首唱词的基础上，经过十余年的收集、编创，共整理出3000首唱词。他说，这是为了花儿的繁盛，也是为了自己生命的张扬。对他来说，个体生命与花儿歌唱之间已经难分彼此。“铡刀摆下头割下，不死时就这个唱法”，“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得自家”，这四句花儿也可以当成朱仲禄的写照。然而，正是这样一本用心血、用生命积累起来的集子，却在“文革”中他最危难的时候丢失了。当时的朱老真如五雷轰顶，天塌地陷。他立刻想起小时候私

塾先生当面撕他手抄的“少年集”的可怕情景。但这回不一样啊！那次是一两年抄下的小本本，这次是几十年间整理出的巨册啊！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神情惶惑，叹息不断，如失魂落魄。但接踵而来的又是长达八年遣返青海老家的流放岁月。面对厄运，他不服气。哭不出来，就把眼泪往肚里流；不让唱出声，就在心里默默地哼。1977年，他重获自由，并活跃于甘肃、青海各种花儿会间。他说，花儿的生命得救了，自己的生命也就得救了。他将继续自己的整理工作。

听着他的讲述，我当时就表示，一定要在可能的情况下帮他实现这个夙愿。1984年夏及当年冬季，我两次请他来北京。第一次是请他在音乐研究所刚刚落成的录音棚内录音。我的想法是让他在比较宽裕的时间里，较从容地把他几十年间所唱的花儿“令”尽可能全部录下来，包括甘、青小调，青海贤孝等也都一并录制。记得那是在盛暑之季，我们每天都泡在棚里，练好一首录一首，整整录了半个月。总共录了76首花儿“令”和一些小调、说唱片断。朱老在生活上要求很简单，只是爱喝白酒，有了酒就想吃“手抓肉”。为此，我常常隔三差五在自己简陋的家里为他煮好一锅羊肉，从马路对面的中央歌剧院宿舍提到音乐研究所办公楼。当年冬天来北京是请他把我记录的全部乐谱再审核一遍，同时给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作花儿的专题讲座，并会一会在京的老领导老朋友如吕骥老、胡松华等。两度进京，从始至终，我都强烈地感受到，只要是与花儿有关系的事，他都会全身心投入，情绪、精神俱佳。

依照我们的计划，是以青海省音乐家协会和音乐研究所的名义编出一本《朱仲禄与花儿艺术》的专集。其中包括我写就的“朱仲禄评传”、“朱仲禄演唱的花儿曲令”、“朱仲禄论花儿”和“歌手、学生、理论家眼中的朱仲禄”等四部分。可惜，等初稿编完时，一方面是经费出了问题，另一方面是我被推到研究所的领导岗位。初任此职，我几乎放下了





全部学术工作。《朱仲禄与花儿艺术》的编撰由此搁浅了。为此我曾多次向朱老致歉，但他对我十二分理解，总是宽慰我，甚至把我看成他一生中最可信赖的两个朋友之一（另一位是陕西音乐界前辈关鹤岩老师）。到1998年我第一次赴甘肃、青海采访再去看望他，他告诉我“花儿唱词集”的工作仍然在进行。我听了心里沉甸甸的。崇敬、内疚、感佩之情油然而生。虽然快80岁的人了，但他谈起花儿的情绪仍不减当年。一个多小时的交谈，几乎全部内容还说的是花儿。我特别为他自题、自诵的《花丁吟》录了音，作为永久的保存。面对他瘦弱的身躯，我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花儿就是他生命的原动力。风吹雨打，千辛万苦，都无法改变其一丝一毫。这也正是历史上所有优秀民间歌手的信念、意志、人格之所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对他们来说，把心中的“歌”唱下去，传下去，才是自己“活”着的第一要义。

受到朱老执着精神的感染，我这两年一直在考虑如何帮他整理出版这本歌集。2000年6月，我在福建师范大学与博士生张君仁讨论他的论文选题时，两人同时想到“花儿与朱仲禄”这个题目。这是因为，张是甘肃人，对花儿一向有兴趣，而且比较熟悉。如果作这个题目，在方言、土语和文化理解方面都没有任何障碍。初步决定后，他于当年七八月间回甘肃、青海进行考察，并由我介绍朱老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各种录音资料，同时将不相重复的近100首花儿曲令全部记录。随后，又帮助他整理出这册唱词集。在全部采访过程中，君仁紧随朱老左右，不仅是想通过人生经历、歌唱风格、艺术追求去了解老人的一切，更想在文化精神上接近他，并最终找到一位优秀的民间歌手与一种传播广远、积蕴丰厚的民间歌唱之间在文化传承方面的互生、互动、互补关系。我十分支持君仁的思路和研究，我也相信他会在未来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一些新论，以拓展这一命题的研究。同时，君仁也发现，每谈到这册歌集，朱老都会激动，表现出十分

复杂的感情：爱、叹、愤、恨皆有之。作为对“文革”有些记忆，对朱老阅历有深入了解，又对花儿有一种特殊的乡音之恋的中年人，君仁对“歌集”四十余年的坎坷境遇，感慨万千。于是，于今年春季和出版社联系解决了出版问题。

这就是这本遭劫而后复生的歌集——对朱老而言是他的“生命之歌”的故事，也是我与尊敬的朱老的故事。我恳切地希望，亲爱的读者在吟诵这些气韵万千、词切意浓的民间佳作时，应该想想朱老七十年间为此付出的生命代价。想想我们古老的文化传统也同样是在历史的风云变换中保存、积累起来的。于此，我们才会珍惜我们听到、见到的一切民间文化遗产。

最后，我还想说几句题外话……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数十次民间音乐实地考察活动中，我先后接触到的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歌手和乐手，大概有数百位之多。其中大多数人的名字，虽然当时都一一记录在笔记中了，但要我一下子说出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另外一部分人，特别是单独采访过的某些歌手、乐手，则永远也不可能忘记。例如，山东鼓吹乐的代表人物袁子文、和贯贤，山东筝派传人韩庭贵，蒙古族长调大师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莫德格及呼伦贝尔盟和阿拉善盟的两位巴德玛，马头琴大师玛希巴图，瑶族歌手唐买些大不公、盘才佑，撒拉族歌手韩占祥，汉族花儿大唱家王绍明，回族歌手马吉祥、安保山，保安族歌手马瑞，藏族“格萨尔王史诗”大唱家扎巴及安多方言区歌手格日，达斡尔族歌手何德志、斯琴挂，苗族芦笙手杨树华、李登高，信天游唱家柴根儿（陕北最后一位脚户）、王向荣、贺玉堂，当然还有可敬可亲的朱仲禄。但无论是被记住者还是未被记住者，那些数不清的歌手、乐手们的歌唱、演奏，不仅把我直接带入该民族、该地区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现场中，而且，还以它们的鲜活、炽烈、醇厚、大雅、大美而直扑我的心怀。无论我是回到书斋作案头研究，还是给学生复述自己的经历，我都会时





时涌出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这种田野考察的“现场感”，已经成为自己学术生命的组成部分。挥之不去，随“感”而来。如果说，我30余年来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方面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事，那么，我首先就会说出我与民间歌手、乐手结下的友谊和学术研究中民间演奏、演唱的“现场情结”。我觉得，那是我们中国音乐学术研究赖以成长的土壤，是本学科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基于这一点认识，又从君仁的这个选题受到的启发，我想在今后的研究中，除了把重点放在音乐本体的建构规律、音乐品种的民俗内容等方面外，可否将有关民间歌手、乐手的深入研究也纳入其中呢？我相信，随着学科自身的发展，这一范围肯定会受到重视。因为歌手、乐手也是全部民间文化传承的中心环节之一，甚至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一个“基因”。走进歌手，为他们“立传”，在学术的深层次中研究歌手、解析歌手，是我们所有从事中国音乐研究者的一个重要使命。它也会使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步入一个崭新的境地。

再次祝贺这本歌集的出版，祝我们“视花儿为生命惟一”的朱老像花儿一样，刚健、昂扬、永不停步！

乔建中

2001年12月31日晚12时

草于京城 思仁斋

目 录

第一部分 爱的新花

花儿歌会赞	3	跑断香水园	47
花会的路上	4	仙女学“少年”	53
多情的姑娅	7	丰富的想像	58
旱地里结金豆	8	形象的比拟	60
喜鹊连声叫	9	五更诉相思	62
送妹回娘家	10	田园风光曲	64
索菲娅的心曲	11	大门口招手	68
春夜花儿醉田园	14	细腻地描摹	70
小两口唱甜头	15	想起白牡丹	72
新花儿用车拉	17	恋愁知多少	74
采一株灵芝	18	巧赞俊模样	77
育花吟（外二首）...	19	情丝绕月令	82

第二部分 河湟花儿

牡丹绕孔雀	23	穷光棍求婚	91
仙酒将一口	26	月亮当镜子	93
情缠出门人	27	相陪一辈子	95
望穿五更月	33	泪湿鸳鸯枕	97
鸟鸣三部曲	37	担桶担眼泪	99
圆镜换记首	41	到底谁想谁	102
尕牦牛咂奶	43	虎口里遇面	105
水莲惹蜜蜂	44	哥妹表真假	109
		知人难知心	111
		心坎上拔话	114





112



铁榔头要命	117	唱翻阎王殿	186
银箱配金锁	120	对唱世俗花	189
铁墙上开窗	122	好与香的花	193
枕头上绣话	124	清眼泪调面	196
假装孕猫娃	126	一束多字花	198
弦断码子倒	128	心上的肉肉	202
好花迷好汉	131	滑稽的描摹	205
修个通天路	133	风趣的描绘	208
孤女疼光棍	135	姨妹攀姑舅	211
枪林里豁路	137	情火烧怨恨	213
针眼里遇面	140	媒人坏良心	217
巧塑好身材	142	讽刺与颠倒	219
穷光阴害人	144	世俗与生活	222
大秤上称心	146	散花拾锦集	224
救命的神仙	147	神仙与凡人	229
不要怕闲话	149	尼姑的寒苦（外二首）	231
尕门儿半掩	151	贪花的神仙	233
新房里讨喜	152	老狼与破鞋	235
货郎哥取鞋	154	偷情的毛贼	236
金梁配玉柱	156	野蜂探白莲	238
毡帽里捂脚	158	白鸚鵡的笑	240
灯蛾落火坑	159	挨肉的汗褙	243
歌王访歌仙	161	粗绣“满腰转”	244
巧嘴儿哄人	164	白冰糖与金铃铛 ...	245
欸欸淡欸欸	167	新娘子的期盼	246
苦杏核闹人	169		
有趣的对歌	171	第三部分 洮岷花儿	
相思缠恋人	174	哥妹下象棋	249
盟言惊天地	176	从小陪到老	251
花魂闹王法	179	救花等时候	253
死后同葬下	182		

花仙访歌王	256
半路遇歌仙	258
缠了缠到头	259
想字当头曲	261
哥走魂不走	264
哥妹盘新灶	266
眼睛说句话	268
先生开方子	270
心上搭座桥	273
互相来埋怨	276
漫游二郎山	279
银线穿金针	282
蜜蜂钻花心	284
怀揣“少年”簿 ...	286
重新定个调	288
酒是曲的胆	290
哥唱妹帮腔	292
驴儿打呼噜	294
癞狗吃日头	295
罗汉装酒醉	296
塑匠塑哥妹	297
大闹阎王殿	298
“花儿”唱月令 ...	300
情丝缠节气	303
妹是睡莲莲	305
哥妹一搭走	307
亲个酒窝窝	309
妹修通天路	311
花漫六月会	313
专挡花儿王（外二首）	316

“少年”不断头	318
---------------	-----

第四部分 陇中花儿

温泉牵红线	323
沙里娃的回声	325
爱不是买卖	326
白鸽盘青山	329
黄蜂恋牡丹	330
恋人表心曲	331
莫忘青丝缘	334
哥妹放羊歌	335
泪泼五朵梅	336
夜静人敲门	3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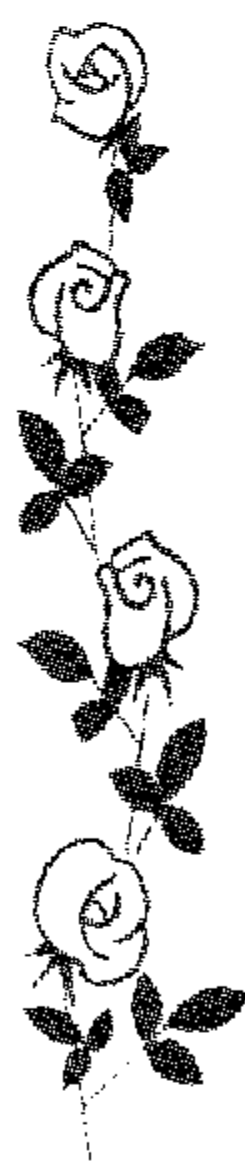
第五部分 河湟传统 花儿

富豪的画像	341
衙门的阴影	343
鹁子与麻雀	345
老鼠上诉状	347
穷人的寒苦	348
求神一场空	352
掌柜与羊娃	354
长工与掌柜	356
一刀两股血	358
烟鬼戏牡丹	360
传统洮岷花儿	362



第一部分：

爱的新花



花儿歌会赞

六月的花香飘千里，
五峰山抬头着笑哩；
到处之歌会欢迎你，
好花儿招手着叫哩。

我们的歌海无边际，
我们的花儿更美丽；
花儿的野腔把人迷，
谁来了一听就醉哩。

花儿的天地在哪里？
唱家们的金嗓子里；
山歌的海洋在哪里？
赛歌人的酒杯子里。

花儿阿姐的好声气，
天上的歌仙也难比；
要想好花儿看上你，
歌会上得比个高低。



花会的路上

(对歌)

(男) 五峰山站在白云端，
你看看，
头戴了彩霞的花环；
孺妹的声气像山泉，
缠又绵，
哪一座花山的歌仙？

(女) 五峰山的山路十八道弯，
弯套弯，
弯弯路盘上了云天；
这一位唱家我看得端，
快马（啦）赶，
专来听你漫的“少年”。

(男) 一道道弯来两道道弯，
十八道弯，
野牡丹赛过了山丹；
花会上唱家千千万，
歌如海，
人如山，
我没个对歌的歌伴。



(女) 走了前川走后川，
川套川，
套川里设下的花坛；
天下的歌仙访歌仙，
香配上甜，
妹给你配上个歌伴。

(男) 扫天娘娘扫地来，
摆擂台，
歌仙爷登台着唱来；
我给你买给的绣花鞋（音hai），
耍^①见怪，
穿上了花会上浪来。

(女) 前山后山山连山，
万架山，
花海里设下的歌坛；
你穿上我缝的白汗衫，
登歌坛，
歌坛上结下个姻缘。

(男) 白麻纸糊下的窗亮子，
穷汉子，

① “不要”的合音字。

